

岱南閣集



岱南閣集

孫星衍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岱南閣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三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岱南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岱南閣集目錄

卷一

易卦九六解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舉孝廉方正議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伏羲陵考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咨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咨

湯陵考

卷二

稷考

目錄

太甲陵考

家吳將印考

漢轅叔士孫喜印考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元和郡縣圖志序

王大令復詩集序

封禪論

重修阿井碑記

得爵記

歷山虞帝廟碑銘

曹縣成湯陵碑銘

東海孝婦墓碑

岱南閣集

二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

知縣牛君墓表

伏羲陵禱雨文附札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岱南閣集卷一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大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曹為咨請會奏事本司查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
 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雎下至

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尙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尙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卽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尙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與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

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掣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
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牧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異之也。何獨至于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並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國家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萬於漢魏之世。奈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

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達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於陵，莊周卻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觀，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煖席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旣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

考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藝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里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卽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卽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僣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卽瑩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杆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棄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真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據管子稱伏羲作六爻，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尙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遠歟？今所傳古文尙書，與孔壁書有真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于戴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筌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家？太史公聘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

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祕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愔法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卽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儔。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髣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國朝釐正祀典。旣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朱。能据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探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輶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鄆滕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尙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有寶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胥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菸音薤。築音薤造麴。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荷澤。山藪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畧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既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義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係。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据。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使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既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大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譌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祀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譌壇爲陵。在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趾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妄移陵寢于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譌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旣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顯夷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嶺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

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壤。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謚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與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龜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謚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

金田碑龜山人祀廟碑